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刘雨涵

用中国话说中国事

郭宝昌爱写、能说，而一谈到京剧，他的话匣子更是摁都摁不住。这回在新书《了不起的游戏》中，他终于把京剧给说了个透。郭宝昌说，京剧是自己一生缠着解不开的情结。“没别的，京剧太美！无法割舍，无法冷落。人生快走到尽头了才发现刚刚走进京剧的门儿。”介入戏曲理论，郭宝昌说自己是班门弄斧的外行，“但是我这个人有话不说出来心里憋得慌，反正我把几十年积累的对于戏曲的这些看法都写出来了。”

郭宝昌对于京剧的那股子热爱，是少有人能比的。京剧名角程砚秋先生去世时，郭宝昌正在上高中，他自发地为程先生戴孝三天，连着两天没吃饭。“中国失去了一位京剧大师，真的太可惜了！”童年看戏，少年迷戏，青年痴戏，中年时思考戏，暮年时研究戏，郭宝昌堪称是活的京剧百科全书，“我知道中国戏曲有多么辉煌，我再不写点什么，真的是对不起老祖宗。”

郭宝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合著了这本《了不起的游戏》。动笔前他就和搭档说，这本书很可能是“无效劳动”，没人看、没人买。“我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写，她说‘我愿意’。这特别像教堂婚礼，我们俩就‘嫁’给这本书了。”一句“我愿意”搭进去了两个人四五年的功夫。“也许50年以后有人看到这本书会觉得有点意思，这就值了。”

戏郭宝昌是看足了，但是真要动笔研究起来，他又看了上百本的戏曲理论书籍。“我真的是硬着头皮看下来的，一本书里三分之一引用的都是西方理论，下面的注解全是某某‘斯基’、某某‘耶夫’之类的。”躺在西方的理论上，打着西方的“洋伞”夸中国的京剧，郭宝昌觉得这不是个事儿。“我们京剧体系建成的时候，布莱希特（德国剧作家）才6岁，我们反而用什么‘间离’‘陌生化效果’来说京剧，我太不服气了！”

因此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郭宝昌发愿，不引用一句外国人的话，坚持“中国人用中国话说中国事”，而且要用通俗的大白话讲出来。“拿西方的东西来框架我们的艺术，我已经不认可几十年了，现在逼到我必须要说出来的地步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反思，建立民族自信、文化自信。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戏曲理论，而且这个理论应该与世界各种体系并驾齐驱，所以我才做的这项工作。”

写下《了不起的游戏》这本书，郭宝昌还有一个野心，他想试着讲出京剧的超前性和现代性，他认为京剧不该被“传统”两个字给捆绑住。郭宝昌有个朋友写了一部话剧被移植到美国去上演，这位朋友看完表演回来后跟郭宝昌讲，美国的戏剧表演已经非常现代性，不用再封幕，而是直接有人上去搬道具换景。郭宝昌一听，这不就是我们京剧里的“检场”嘛！“西方的艺术文化进入到中国以后，我们的京剧就开始变得自卑。外国人用了这种表演理念反馈回来，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接受新东西，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这么先进了。”

希望给年轻人“种草”

把京剧落脚在“游戏”二字上，朋友们觉得这太另类，都劝郭宝昌换个说法。但他觉得，“游戏”就是自己对于京剧理解的核心理

新书二连发，戏迷当作家
郭宝昌：京剧是『了不起的游戏』



行内人和熟悉郭宝昌的人，都将他称为“宝爷”。如今，郭宝昌也从“爷”变成了爷爷的年纪，可依旧是不服老。他执导的新剧《东四牌楼东》今年刚刚播出，最近又新书二连发——一本是讲京剧的《了不起的游戏》，一本是讲“大宅门”各式小人物的《都是大角色》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老爷子哪来这么大的精神头？第30届全国书博会期间，郭宝昌在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说，“就是因为80多岁了我才着急，急赤白咧地赶紧把想要干的事情都干完了，再不写就没机会了。”



念，这点动摇不得。“它既是美学的，又是哲学的。”小时候看戏归来，郭宝昌常和一些小朋友学着台上的演员，用糍糊把老玉米须子粘在嘴唇上当胡子。在他的理解中，戏就是一种玩法。“京剧二百多年的形成过程，就是游戏得越来越精致，越来越高级，最后玩儿成了艺术。”

但郭宝昌特别反对时下人们把京剧当成高雅艺术来欣赏。“京剧本来就是一种特别俗、特别大众化的东西，现在几乎成了小众，我觉得挺悲哀的。”郭宝昌回忆说，当年听梅兰芳唱戏，有前排5块钱一张的门票，也有后排几毛钱一张的门票，“都是那些拉车

的、卖菜的人来看，都属于‘骆驼祥子’这一类的，他们也在看，没有说他们不是文化人就看不懂。”在郭宝昌看来，把京剧看成是高不可攀的艺术，才是现代人对于京剧最大的误解。“大家会觉得看京剧一定要有怎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入，要沉下心来才能看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实际上一次京剧都没看过，就嚷嚷着听不懂，其实京剧是通俗得没有办法再通俗了。”

现在的娱乐方式这么多，年轻人还能接受京剧吗？郭宝昌认为这并不矛盾。“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，那会儿各种娱乐的影响冲击也是非常大。我那个时候每个星期至少要看七场电影，但也要至少看四场京剧。后来我还进了电影学院学了电影，但也没有说我看电影就不看京剧了，或者是迷上了京剧就不看电影了，其实两边都不耽误。”

《了不起的游戏》封面，是郭宝昌和孙子扮上相，演了一出京剧里的《双背凳》，这是他对于京剧传承的一种希冀。目前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让年轻人能够理解并爱上京剧。他希望通过自己不遗余力地“安利”，能够给年轻人成功“种草”——“郭宝昌说得这么天花乱坠，我要看看这京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”。

京剧原有的“行话”、丰富的梨园故事和细节、生动直白的口语化讲述，郭宝昌用亲切易懂的文字对京剧的观演本质和美学原理进行提炼。郭宝昌说，“这本书是我几十年研究戏曲的科学

成果。”在他看来，京剧不是舞台艺术，而是观演一体的剧场艺术。光是一个“叫好”，他在书中就给分成了七大类。“叫好的功绩，犹如脂砚斋批《红楼梦》，金圣叹批《水浒》。”有戏曲研究者在看了《了不起的游戏》之后说，“就像三伏天吃了冰镇西瓜，痛快！”

郭宝昌承认，书中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他并不害怕出现反对的声音，甚至还非常欢迎。“我需要‘敌人’，这样就有得谈了，就有理论体系可以讨论建立了。我这本书就是开个头，希望能引出更多高明的见解。”

“大宅门”的传奇人物

郭宝昌对于京剧的热爱，也体现在他的影视作品中。《大宅门》里，白家二小姐白玉婷对于京剧名角万筱菊爱得如痴如醉，甚至最后抱着相片成了亲。郭宝昌的新剧《东四牌楼东》里，他又安排富大龙饰演的哈岚少爷对京剧名旦娄晓月钟情痴迷，还请来京剧院的演员担纲了10个重要角色。而当初他请来这些京剧演员时，受到了不小的阻碍。“制片方他们不认可，觉得京剧演员有戏曲范儿，不适应影视表演。跟我说这话的人我都问过，他们连一次京剧都没看过。”

郭宝昌觉得京剧有着非常先进的表演体系。“京剧作为一个演员打底子的基础，用北京话来说，叫很‘瓷实’。”以他多年的执导经验来看，京剧演员跨行影视往往能成为大腕，比如说徐帆、李保田、袁泉、秦海璐等等。“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节奏和台词的把握，对于整个表演的把控，他们都能够做到特别准确。我觉得这跟他们早期所受过的戏曲表演训练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京剧对于节奏的要求太准确、严格了，演员们会直接通过影视表演表达出来。”但同时，导演和演员的合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“你要懂戏曲观念，知道怎么样引导戏曲演员进入影视创作。戏曲表演的功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，而不是负担。”

谈到郭宝昌，必提《大宅门》。这部已经播出20年的经典国剧，至今还在被人们交口称赞。这部作品郭宝昌从16岁就开始写起，“这样的一群人，魂牵梦绕地跟着我，使我骚动，使我不安，我写出来了，拍出来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死亦瞑目了。”如今，郭宝昌又把“大宅门”里的小人物攒成了新书《都是大角色》，“这些形象有很多在《大宅门》里都涉及到了，但是电视剧里面表现不了那么多。他们都是我心中积累多年的人物，是对我个人经历的一种反思。这种写作并不轻松，其实挺触动我的心，因为几乎是我个人心路历程的一种展现，也是我对整个世界一种认识。”

在新书《都是大角色》中，郭宝昌写到了各式人物——一手抚养自己长大的奶奶，三十多岁未嫁的二姐“女张飞”，看家护院的王师父——当了20年鏢师，过路贼都会在身上系个铃铛，不敢入院行窃，表示向这位高人致敬……这些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奇性，而这种传奇性也延续在了郭宝昌的身上。朋友们将他称为“四有老人”——有理想、有能耐、有料、有趣，80岁的年纪还在导戏、写书，甚至还拍起了短视频。“我给B站做了一个谈京剧的视频，现在已经将近300万的点击量。我非常惊讶，我写的书可绝对不会卖出这么多。不过我觉得纸质书和京剧一样，不能够废也废不掉，不可能退出舞台。我希望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倾诉出来，让更多的读者分享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”



《都是大角色》
郭宝昌 著
《了不起的游戏》
郭宝昌 陶庆梅 著
三联书店 出版